

从后寝宫到神憩宫

□周郢

岱顶碧霞寝宫考



1913年法国人所摄后寝宫碧霞元君木像。

资料图



近代德国人所摄碧霞元君卧像。

通讯员 王凯 提供



碧霞元君木像。

资料图

与岱顶碧霞祠关系密切的，还有一座后寝宫，又名神憩宫。神憩宫位于青帝宫以西，西倚望吴峰，北依丈人峰，前临碧霞祠，由山门、正殿和东西配殿组成。这座宫室的建立，源于古代礼制中的“前庙后寝”制度。据东汉蔡邕《独断》云：“宗庙之制，古者以人君之居，前有朝，后有寝。终则前制庙以象朝，后制寝以象寝。庙以藏主（神主），列昭穆；寝有衣冠几杖，象生之具。”这里所说寝，便是指宗庙之寝。自此各庙前置殿堂，后立寝宫遂成通制。如岱庙后庭便置有寝宫三座（一正宫两配殿），奉祀东岳配淑明后。

岱顶碧霞祠亦为宫室建筑，仪门、正殿、配殿悉同礼制，但限于地势，正殿后已紧傍山根，无建立寝殿之余地，只得另辟蹊径，在碧霞祠北侧山崖上建起寝殿，虽隔洞遥望，形制却一脉相连。

这座寝宫始建年代不详，推测应在明中叶大举扩建碧霞宫之时。目前所知的最早记录，见于嘉靖时期，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）姜宝《登泰山记》云：“山顶有碧霞元君祠，……寝殿乃后殿名，塑一女像寝于床而覆以衾。”此后在明人游记中，这一寝宫屡屡出现，如万历时王衡《重九后二日登泰山记》云：“又上为玉女寝宫，愚民至貌像里服卧扑（幙）被中。”胡瓚《东游记》云：“顶左为广生殿，殿后

为寝宫，俗乃为卧像幙被状。”王在晋《东巡登泰山记》：“再东为寝宫，绣帷锦幕，丹毂朱轮，皆四方喜施，华腴富丽。”虽间有士子讥议（如姜宝云：“塑一女像寝于床而覆以衾，应寝义，则惑矣。不但溷褻山灵，亦岂所以礼元君乎”），但亦不乏崇祀者，如万历三十四年（1606）于慎行诣岱，“登醮于后官（指岱顶后寝宫）”（《东阿于文定公年谱》）。

明万历帝对碧霞宫及周边庙庭大举兴修，后寝宫也括于其中。据《敕修泰岳大功告成赐灵佑官金碑记》云：“灵佑官祇奉元君。浴圣殿、神憩宫，悉为更始。”御制《泰山金顶御香宝殿铜钟赞文》亦云：“差官修理泰山工程金顶大工：玉皇宝殿、天仙宝殿、神憩宫殿、青帝宝殿、东岳宝殿、南天门等，上下盘路、八处牌坊。修工就绪。”此次重修后，更额为神憩宫，即女神憩息之意。

至清又恢复后寝宫名，庙祀沿袭不改。清顺治年间续有修葺，据碧霞祠摩崖题记称：“顺治乙未（1655），巡抚耿焄、守道毕振基（姬）、知州傅镇邦重修玉皇祠、东岳殿、后寝宫。武举张所存督修。”其除正殿外，陆续增建东西配殿。外置周垣，渐成独立庙庭。乾隆十三年（1748），乾隆帝东巡时，特赐额曰“德溥坤舆”。此后兴修相继，如嘉庆六年（1801）山东巡抚惠龄奏称“碧霞祠、元君后寝

宫”等处“殿宇倾圯”，奉旨整修一新。

后寝宫历由道士住持，见于隆庆王母池铁钟有“寝宫住持赵元蓬、张福聪、王常喜、赵常京”，天启铜碑有“寝宫道人卢高元、韩和王、张高明、陈高林、王高太、张高齐”，乾隆五年（1740）铜磬有“后寝宫住持娄志福、张仁保、焦本启”。又《泰山道里记》中称“西为后寝宫，明称神憩宫，女冠为元君卧像焉”，说明一度由女道士掌其祀。后寝宫所设帷帐，始由香客捐施，入清改由宫廷造送。乾隆张体乾《东游纪略》云：“西即天仙寝宫，中有跌坐像，其茵褥帷帐，皆内府所颁也。”奉祀规格甚高。

后寝宫在1950年代渐毁圯，1957年于殿址建市政府第五招待所，也称岱顶宾馆。1978年改建为楼宇，1987年由市旅游局兴建为仿古二层四院建筑群，改称为神憩宾馆。“神憩”之名，犹是沿用宫殿旧额，留记了女神寝殿历史痕迹。

这一寝宫影响所及，其他元君庙祀中也多设有寝殿或卧像。如灵岩寺嘉靖二十八年（1549）殷隆碑载有“开手妆修泰山圣母东西两配、后寝宫”；后石坞透天门内建有圣母寝宫楼，壁嵌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）记碑称山东布政司参政等“修天空山黄花洞圣母寝宫楼一座”；临清歇马亭元君行宫亦有寝殿及卧像，均自岱顶寝宫形制所衍生。

岱顶碧霞卧像考

泰山有碧霞元君卧像，奉祀于岱顶后寝宫中。据明人姜宝《登泰山记》云：“塑一女像寝于床而覆以衾。”胡瓚《东游记》云：“寝宫俗乃为卧像幙被状。”知嘉靖、万历时已有此制。最初为塑像，后改为能起卧之木像，祀于东配殿内。

此像曾引起近代外国游客的广泛兴趣，留下丰富记录。如奥地利海司《山东与德国在中国属地》云：“在主殿的旁边，坐着优雅的传统中国妇女使用的卧室。在一面墙上绘有如真人大小少女着衣雕像，其盘髻束足，很可能是圣母的侍女。上面描述的漂亮的侍女，安静地坐在一个大的棚床之上。”美国传教士柏根《游历泰山》云：“我们是被允许看一眼元君的寝宫的。元君非常明显坐在床榻一侧，形象比一般人要高大，穿着华丽的丝绸，跟其他普通的神像并不一样。”英国威海卫长官洛克哈特《山东之行（及访问胶州）密报》云：“我们被引入内殿参观女神像，其像端坐寝宫之中，穿戴如同真人。她将在此坐到新年，才被置于榻上，直至下次祭拜。胶州知府告诉我，当其先前登顶祭拜泰山娘娘时，曾有幸被特许观看躺卧神榻之像。”每年四月，还有木像“起床”仪式。据法国汉学家沙畹《泰山》记云：“元君卧睡于帘后床上的东配殿。元君的卧姿静休会持续整年，不过当雨季来临

时，这种状况就会被打断，如守庙道士向我们解释的那样，因为元君像如果还保持卧姿的话，她的衣服会因潮湿而腐烂。此时，人们会‘请她起来’，将她搬离睡床，立在桌子前面。我是在这样一种姿势下见到了神像。神像代表的是一位年轻女性，但工艺粗糙，特征模糊。面部和双手镀金，镀金帽子上的玻璃珠坠垂至脸前，四支假花插于发髻。一件蓝色、绿色和红色组成的色彩艳丽的长袍，一条饰有明亮镜片的袍带，一块手持的黄色手帕，构成了元君神像的服装，使之与伟大的女神相比，更像是一个盛装的民女。”美国贝克《泰山：中国圣山东岳》也称：“唤醒元君的有趣仪式每年在夏季雨季到来之前进行一次。如果她整年都在安睡，她的衣服就会发霉腐烂，所以每年她都会被抬起来透透气。到了合适的那天，即四月十八日，道士们来到寝宫诵读祷文，敲击乐器，邀请女神从长时间的休眠中醒来。当用足够的时间甩掉倦怠之后，元君被邀请从睡床的帷帐之后出来。然后，元君被隆重地安坐在茶桌旁边，她在这里可以欣赏风景，感受新鲜空气。”对此日本学者小南一郎在著作中论述：“建造这样的像，反映了碧霞元君在春季的苏醒受到重视。横卧的碧霞元君，可以说是深居的女神，在深居期间蓄储生命力。这位女神苏醒的时候，这

世界就充满了生命力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人们参拜碧霞元君庙，领受新苏醒的生命力。”

清末碧霞木像年久渐朽坏，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济南信众议加重制，乡人王价藩《岱顶寝宫重修木像记》云：“岱顶庙祀碧霞元君，庙后北折而西，曰寝宫。神为卧像，以木为之，登岱者虽成知敬礼，究未悉创自何代，肇自何人也。唯其庙势据山巅，云蒸雾湿，神像之庄严，久非旧观矣，迹创设之心，像以木为固，深望后人随时更新踵事增华也，若听其朽坏尘封，乌乎可！有见于此，于丙午岁在济垣邀集同志，议更新旧像，不凋登高一呼而四山响应，不数月已蔽其事成，勒石谨志颠末。”可惜内战中后寝宫遭兵燹，报载1946年国军特务冒称八路军进入岱顶各庙，声称“奉上级命令前来破坏神像”，“捣毁铜泥神像廿八座，木刻神像及匾额悉被烧毁”（《解放日报》1946年4月25日）。元君檀香木像便在此事中被焚，同时衣袍、锦被、绣褥、龙床、凤枕、帐幔、仪仗等均遭毁坏。幸留下多帧照片，尚可以见其神仪旧貌。其中1913年法国摄影师所摄影照尤为传神。

影响所及，临清歇马亭等处元君行宫亦仿制元君卧像，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曹当立撰《创修泰山元君卧像记碑》称，尼僧募化“募檀香数十肋，镂元君卧像一尊，覆以锦绣，幔以重帟”，便是一例。